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楊家將 第十回 八王進獻反間計 光美奉使說楊業

卻說是夜太宗回歸營中，只是悶悶不悅，無計可施。維時八王揣知上意，因進言曰：「陛下悶悶不樂，豈非為無計招降楊家父子耶？」太宗驚問曰：「汝今有何妙計來獻？」八王頓首進曰：「依臣愚計，只可遣人往河東行反間之計，管教楊家父子來歸。」太宗喜曰：「此計固妙，但恐無人可行。」八王又曰：「此行須得楊光美去，事必萬全。」是時光美正在旁邊，即出班奏曰：「臣不才願往。」太宗大喜，即日給與黃金千兩，錦緞千匹，以及珍寶貨賂，前往河東。光美星夜來到趙遂府中。卻說趙遂是劉主寵的嬖幸，趙遂所言，鈞無不從。光美來到，先賂其左右，引見了趙遂，送了他黃金、錦緞。趙遂本是小人，貪其厚利，便喜不自勝。問光美曰：「大人天朝大臣，何意收幸遐陬之老，但有所教，焉敢不從。」光美曰：「吾主極知大人寵幸於劉主，言無不從，故使光美布此誠意。河東、中原，原無大仇，所以興兵，不過欲來講和。奈有楊業父子，恃其勇悍，專耀兵威，遂使兩國和好不成。且彼戰不利，則禍移河東；彼戰一勝，則阻兵而驕，劉主必大加寵幸，於大人之遇，未免少衰矣。我主是以願乞大人一言，疏之劉主，則彼必勒兵而回。那時卻與大人定其和議，使河東、中原，永為兄弟之國，則大人之寵益固，不讓他人得專其美也。願乞大人裁之。」

趙遂既受了他許多東西，又聽見他這番言語，遂有攘功妒能之心，曰：「大人放心，趙遂自有區處，管教除了楊業父子。」將光美款待，潛地送回。趙遂自思：「得了宋人許多禮物，若不除楊業，他日功成，反讓他得專其美，豈不又失了宋人麵皮？」於是將些金銀，日夜布賣謠言，說楊業受了宋人金珠，約與反兵助宋，同剿河東，待功既成，便與宋朝同分其地。此言一時傳播。卻又秘密通訊，戒宋人切勿交戰，但須逗留□日半月，管教成功。

太宗得此消息，大喜，問光美道：「此事可信否？」光美曰：「臣視趙遂小人，只知食祿固寵，又且忌妒楊業，此事可信無疑。陛下只須傳諭各營，堅壁勿戰，俾遂得就中取事，疏間楊家父子。倘彼有隙，然後臣奉片言詔諭，管教山後軍馬，人吾彀中。」太宗擊節稱善。乃下令戒諭軍中，各宜堅壁，勿與交戰；若其請戰，但只聽之而已。此令既下，各營果是堅壁不出。劉主見此猶豫，每日只促楊業出陣。楊業奉令整軍，日出討戰，奈何宋營人馬，只是不出，楊業無計可施。又且河東紛壇，說是令公得宋金珠，羈縻欲叛。楊業愈慌，每日只是督軍索戰，宋軍半分不理，故每日只是空回。

趙遂連夜入見劉鈞，說楊業受宋人金珠，要舉眾降敵。劉鈞大驚曰：「國舅何以得知？」遂曰：「此事臣知已久，往年澤州之圍，楊業提兵速援，自與宋人通和而回，臣以國家用人之秋，未敢輒奏；今彼稽延不進，與宋師為觀望之計。此反情已露，中外皆知，流言四起，萬姓倉皇，非獨臣一人知也。」劉鈞信其言，因問趙遂拿楊業之計。遂曰：「陛下須降敕，宣其人入國議事。預先埋伏甲士於殿下，待其來，投刀為號，齊出擒之，只消二□多人便能成事。」

次日，劉鈞遣使逕詣北營中宣召。楊業人至殿前拜見畢，劉鈞拔所佩刀，投於階下。兩邊伏兵聽見刀聲，一齊迸出，將楊業捉下。楊業不知其由，大驚曰：「臣無罪，陛下何以捉我？」劉鈞怒罵曰：「汝與宋軍通謀作叛，尚說無罪？」亟令推出斬之。宋齊丘苦諫曰：「楊業父子，忠勤為主，焉有反情？陛下勿信謠言而誤大事。」鈞曰：「彼有三反之罪，豈是謠言無據？屢日不出兵，一反也；不遣人通知出兵，二反也；往年私自受和而歸，三反也，有此三反之罪，難以容留。」丁貴保奏曰：「即日宋師臨敵，待其出戰不勝，斬之未遲。」劉鈞依奏，乃赦之，令退宋師。

令公默然而退。回至軍中，謂諸子曰：「此必宋人用賄賂之計，使漢主疏我父子。頃間若非宋丞相等力奏，險些一命不保。今命殺退宋師，則免我誅戮；不然，仍要正罪。爭奈敵兵不出，何以退之？」延德進曰：「大人何用深憂？既漢主信讒，而屏逐我父子，則將人馬復回應州，待宋兵攻破河東，那時思我父子，悔之晚矣。」令公曰：「我今本欲盡忠於國，既出兵來援，豈有引退之理？汝眾入明日只管出戰，再作商議。」延德懷憤而退，與部將密議，欲有歸附大朝之意。次日，延嗣、延朗兩兄弟出陣溺戰，宋營中無一騎來敵者。日晚，延嗣等只得退去。

太宗聞劉鈞要誅楊業消息，因與謀臣商議招徠之計。楊光美進曰：「陛下正宜乘此機會，以誘楊家來降也。」太宗曰：「朕正苦未得其策。」光美曰：「臣有一計，不消半個月，河東唾手可取，使楊家父子逕入我朝也。」太宗欣然曰：「卿有何妙策？」光美進前，於太宗耳邊，連道幾句「如此如此」。太宗大悅曰：「此事非卿不可行。」

光美欣然領命，逕詣楊業寨中，先使人通知楊業。楊業曰：「往年正因此人來議和，吾厚待之而去，致漢主疑忌；今又至此，必有說詞。」先令健卒二□，伏於帳外，並囑曰：「吾喝一聲，即出擒之。」分佈已定，須與光美昂然而入。楊業端坐不動，兩邊七子，齊齊立開。楊業乃問光美曰：「汝來欲何為？」光美曰：「特來勸將軍歸順天朝也。」業大怒，喝一聲，帳下走過二□人，將光美登時捉縛，輒令斬之。延嗣曰：「大人暫息雷霆，審其來語，如有不是，然後斬之。」業曰：「汝試說來，若說不通，即請試刀。」

光美全無懼色，朗聲謂曰：「吾聞良禽相木而棲，賢臣擇主而佐。今將軍來援河東，本欲竭盡其忠；殊猜忌日深，無以自明心跡，事必敗矣。我宋主仁德遠敷，諸鎮仰服，只有河東未下，其能久安乎？背暗投明，古人所貴，願明公垂察焉。」業聽罷，半晌無語。既而曰：「吾不殺汝，放汝去，速令勇將來戰。」光美不慌不忙，退出帳外，故意拂袖墮落一密封於軍中而去。

左右拾得，被延德接著，拆開視之，卻是畫成圖局一張，有無佞宅、梳妝樓、歇馬亭、聖旨坊，內寫「接待楊家父子之所」，極其美麗。延德將與七郎等細玩。七郎曰：「莫說與吾等居住，便得一見，亦甘心也。」延輝曰：「且莫露機，看漢主勢頭如何，若不善待我父子，即反歸南朝也。」眾人隱下，不與令公知之。

數日，劉鈞遣人督戰，糧草賞軍之物，又不給與。令公愈慌，與其子商議，分兵出戰。延朗進曰：「非我眾人不肯盡心，數日軍中糧草不敷，眾人各無鬥志。若使出兵，必先自亂，焉能取勝？不如引退應州，再作計議何如？」業曰：「汝等若有此舉，復何面目以見天下丈夫乎？」延德曰：「大人不自付量，軍士亦欲激變矣。」業見眾論紛紛，且劉鈞屢來責罪，只得下令，將軍馬一夕退出應州去了。

消息報入宋營中，太宗知之，即召群臣商議，楊光美曰：「且令諸將暫緩河東之攻，先定計降了楊家父子，不愁河東不下也。今乘其軍馬已退，可布謠言於應州傳說：北漢主以楊家父子有抗兵私逃之罪，欲結大遼出兵討之。彼聞此消息，人懷內懼，陛下再遣人說之，事必成矣。」太宗依其議，即下令軍中，布謠言傳入山後。不題。

卻說楊令公星夜歸至鎮下，不數日聞此消息，軍士皇皇，統屬不一。令公坐臥無計，憂形於色。夫人余氏問之曰：「令公自晉陽歸山，何以日夕抱悶？」令公長歎不已，只得將漢主見罪之事告知。夫人曰：「曾與眾兒子商議否？」令公曰：「多有勸我投降，只恐非長策也。」夫人曰：「若天朝厚待公父子，歸之亦是長策，何必深憂？」令公曰：「正不知待我之情何如，若使不及漢主，反受負忠之名，那時進退兩難矣。」令公言罷，逕出軍中。

適五郎延德入問母曰：「方才父親所言何事？」余氏以令公之語告之。延德曰：「事不偶然，我父子有王佐之才，定亂之武，何所歸而不厚哉？」言罷即以所得宋人繪圖展開，與母觀之，延德一一指說其詳。時有二妹在旁：長曰八娘，年□五；次曰九妹，年□三。聞說如此之富貴，力懲其母，勸父歸順大朝。母曰：「汝等且勿言，待我以機會勸之。」次日，與令公對席而飲，酒至半酣，夫人問曰：「妾聞軍中日夕懷大遼出兵之憂，此事殊為可慮。令公值此進退不決之地，光景易去，年華日逼，致使功名不建，深為可惜。不如從眾孩兒之言，棄河東而歸順大朝，上酬平生之志，下立金石之名，不勝幽沉於夷俗，致萬古只是一武夫乎？」令公聞言，欣然曰：「夫人所論極是，我明日當與眾將商議歸降。」

令公思付一夜，次日，出軍中召集諸將，定議歸順宋朝之計。牙將王貴進曰：「令公此舉，亦非細事。必先自重，然後人重之。須先遣人通知宋主，待其差大臣勇將齎敕書來到，然後歸之，可保全美。」令公然其言，先遣部將張文，前詣宋軍中，來見太宗，道知令公將歸順大朝之事。太宗召集文武問曰：「令公將欲來歸，當何以處之？」八玉進曰：「楊家父子若有此舉，陛下難以等閒待他，須於文武班中，推二人齎詔前往通意，則彼必傾心歸順，無所疑惑。」太宗問：「誰可往？」道聲未罷，楊光美進曰：「文臣牛思進，言詞清朗；武臣呼延贊，英氣慷慨。此二人若去，事必萬全。」太宗允奏，即下詔，遣二人齎厚禮詣應州，來見令公。宣讀詔書曰：

朕以國家多事之秋，所難得者人才也，是以即位之初，注意邊將。茲爾山後應州楊令公父子，文能興邦，武能定亂；隈屈於騫遠之方，舍置於閒散之地，朕甚惜焉。且河東克在日下，君將何歸？今特遣親信文武二臣，齎來敕命，道知朕意。爾之父子果有幡然之志，投降我朝，朕將委以重職，使子孫受莫比之富貴，而令公得金石之高名，豈不偉歟？故茲詔示，想宜知悉。

楊令公得詔，拜受命畢，即請牛思進與呼延贊入於帳中，分賓主坐定。牛思進曰：「主上以令公傾心歸命，特遣小可二人，敬來麾下，面定其約。且眾人望公之到，如大旱之望雲霓。幸勿疑貳。」令公曰：「區區守此僻土，上不能盡忠漢主，下不能立功當朝，實為天下所羞。」呼延贊曰：「令公道差矣，君有文武全才，效忠為國，志亦勤勞，奈劉鈞倖臣用事之日，不欲令公父子建立奇功，致使進退沉滯，而有歸大朝之念。此誠天意，使公等立不世之名於我朝，豈偶然哉？」令公見二人理通伺順，甚加敬服，因令左右設酒醴相待，眾人盡歡而散。

次日，令公人與夫人商議歸降之事，夫人曰：「令公既然有意歸順於天朝，何必再四商議？」因先令差來二臣復命，再令其子調集邊防軍馬，裝載府庫金帛，準備起行。後人有詩贊曰：

山川鐘秀不徒然，致使英雄產太原。
父子從來歸大宋，契丹拱手定三邊。